



03059

前明忠義別傳卷十一

盧忠烈傳

附楊陸凱等

公諱象昇字建斗號九台



人



大啟壬戌進士授戶部

主事歷郎中崇正二年出守大名三年陞大名兵備道七

年遷副都御史撫鄖陽八年改撫湖廣加兵部侍郎總理

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山西陝西七省軍務十一年移

督宣雲尋加尚書三賜劔印歿於陣公之守大名也擒盜

魁馬翩翩以知兵稱崇正三年賊勢曰張臨洛警急公提

兵赴援擊賊小西天再邀擊青龍岡復禦賊於沙河縣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一

丹井皆破之賊警公威名南渡河破鄖西六城遂以公撫

鄖公至則引師追捕敗之於烏林關又敗之也家溝石泉

壩又敗之康家坪蚬溪過巉巖峻坂懸絙褒彊而下賊奔

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晝不敢餐前後斬級五六千

墜溪塹死者數萬鄖寇絕迹鄖鄰楚賊之不敢犯鄖者悉

聚於楚詔卽以公撫楚張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卽走公搗

其巢破三寨湖北亦無恙九年闖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張

獻忠七大賊合圍滁州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雲梯衝柵

城旦暮碎公自西沙河乘夜疾馳抵滁命祖寬羅岱等分

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公躬抱桴鼓繼進大呼直前
聲震屋瓦賊大潰橫屍枕籍滁水亦流數里積骸如封京
觀而城中人未之知也當是時諸賊精兵大半盡於滁陽
公先馳檄巡撫屯揚州准撫屯潁州各塞要害拒賊奔期
一舉殄殲之無遺種而淮撫朱大典不爲堵截賊逸去公
追敗之於七頂山又命祖大樂趨唐縣備汝甯祖寬起光
化備鄧而親建大將旗鼓追賊於鄧州使人告襄陽曰賊
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而楚撫王夢尹鄖
撫宋祖舜慢弗應賊復逸去庸臣誤國坐失事機雖韓白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二

未如何此可爲痛恨者也公深沉有大略卽之溫溫儒者
至踏陣雄呼萬騎辟易軍書羽檄旁午據鞍判畫揮霍如
飛朱墨淋漓馬鬣間常滿自受命討賊未嘗止官舍夜則
同戰士露宿一夕右臂挽馬韁曲左肱臥夢中聽馬蹄踐
蹀聲遽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上馬然莫測其故是
夜賊大隊潛行聞呼躍聲疑中伏死奔達曙因追擊三百
餘里斬獲無算當是時微公警覺一軍幾殆公膂獨骨多
力善射臨陣用麾幢自隨旁覘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
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數十里趨利蓋瀕死者數矣

然輒免往往取勝喜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漳遇大
賊戰敗追至沙河水濶數丈奮稍一躍而過卽所畜五明
驥也嘗書片紙與所親曰吾嘗校獵塞外親逐獍兔將吏
擊狐伐麀耳畔生弦勁筇聲敝敝脫去如鳶羣饑噉不絕
以爲笑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慷慨及時
勢不覺鬚髮裂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百數十矢跨
生駒潑刺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
氣如此明年八月京師有警詔督勤王兵入援旋移總督
宣雲公在東西賊畏威竄伏無以攻城圍邑告者而臨潼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三

邠州渭南韓城華州諸處嚴兵阻賊屢獲奇勝寇氛幾靖
是時當國者溫體仁忌公功以公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
地增其擔負緩則背之急則殺之其本謀也後楊嗣昌亦
踵其故智而公果戰死松杏公赴宣雲賊復蔓延秦晉豫
楚在在糜爛繼公者爲熊文燦迎合中朝一意主撫盜玩
弄若嬰兒僥偏飼庠豢狼咆哮突出連衝並部卒以亡明
悲哉至宣雲邊粟告匱斗直千錢舉屯政辨土穀督晬播
一年積穀二十萬石詔頒其法於九邊令倣行十一年外
艱計聞十疏乞奔喪許之候代九月會大兵分四道薄

京城公麻衣草履奉詔督師十月三日召見平臺公力主戰與樞輔楊嗣昌大端高起潛議不合多方誤公進止牽掣翰林編修楊公廷麟素不識公發憤拜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乞斬嗣昌起潛專任象昇嗣昌怒改楊公兵部主事贊畫軍務而鑄公尚書銜策後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兵單食盡勢不能支十二月十二日晨步出帳呼將士環立四面拜曰吾與公等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辭氣慷慨激昂泣雨下一軍泣且奮遂進軍鉅鹿之賈莊高起潛擁關甯兵相鉅五十里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屢檄召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曠日大呼目皆裂出血兩軍殺傷過當會日暮引去半夜聞四面虜築聲大軍縱萬騎圍賈莊三匝黎明公躍馬行陣令肅大威揚園柱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陷陣三軍殊死戰日辰及未礮盡矢窮軍中對面不相見肅大威猶識公挽公馬欲突圍公刀割其手曰我不死疆場死西市耶驟馬馳入陣左乳中一矢拔鏃更戰矢貫胸及左右股猶震呼擊殺數十人衆軍鏖鬪公被重創歿於陣牧官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體被二十四箭死公元年三十九嗣昌疑公遁且降假詔

驗視楊公遣將得其屍哀麻襯甲徧用督兵殊篆楊公親爲盟面刮髮而嗣昌故不信踰七十五日始克歛楊公護其喪歸先是楊嗣昌以墨衰視事爲眾正所攻已而衣緋入政府黃公道周廷諍遭遠謫公馳書諷之曰變禮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無愧救時亦或一道嗣昌曰吾決不讓南陽李也公笑答之曰羅倫復官應在何日蓋指黃公云嗣昌滋不悅旣奉命督師則呼嗣昌曰文弱吾與公皆以奪情身不孝莫解只辦忠耳嗣昌恚益甚會嗣昌至軍公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五

春秋恥之乎凡象昇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縶之身旣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我頸耶公曰尙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象昇所能知也勅諸大帥各選勁卒於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遠者斬嗣昌遣觀軍使者遺書泥之謂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也嗣昌旣與高起潛密至撫又見起潛坐必居

下公奉旨往議徑坐其上兩人滋不悅及與大軍戰則益加阻撓以故敗績死焉公之盡節賈莊也嗣昌陰遣邏卒俞振龍偵之公死振龍具言公忠勇殉節狀嗣昌怒箠楚三日夜令變辭終不易竟拷死垂斃忽昂首大呼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俞振龍者故取貂者也于四年嗣昌因襄藩陷自殺明年始復公兵部尚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葬謚忠烈從其弟象觀請也象觀字幼哲壬午解元癸未進士官行人國變與楊公先後赴水死楊公自有傳

外史氏曰嗚呼公以方叔召庸之才矢岳飛韓世忠之志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六

建勦戰埽盪之功於國勢潰敗不可收拾之日而卒肘於嗣昌以死此楊公之所爲深痛也蓋公孝則嗣昌不子公忠則嗣昌不臣勢不兩立又乃况於嗣昌得君之專乎然承疇生而謂之死賜祭哭臨備極卹典公死而謂之生陰詞驗視毒及無辜當時之刑賞如此寒戰士之膽而灰豪傑之心倒戈崩角有由然矣公初欲功成築湄影園以老志不克遂橫屍疆場人頗憾之然公語夫人曰云以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死綏裹革亦固其所何必湄影哉

公諱維祜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卓異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光宗崩皇長子未踐阼內侍導幸小南城公謁見慈慶宮言梓宮在殯乘輿不可輕動乃止遂抗疏謂殿下一身是天地人民之主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問視左右不得嬉笑於旁問誰整肅侍御不得雜進於前問誰防閑閣部大臣輪番入直宜於宮門近地日同科道等官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杜漸防微者前明忠義別傳

虛懷商榷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行豈無當執奏當防二
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今且共兇並進當防三初日御
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慾慎宴遊今或偶涉當防
五初愼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囂訟風當
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初樂謹言今或
譴呵時及當防八帝優旨報之三年擢南京戶部右侍郎
總督糧儲時上內遣監視四出公曰書訓在初易戒履霜
其是時乎因力止言內臣出鎮其於外臣不便滋多畊奴
織婢各有司存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所可惜者朝廷紀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綱之體而所當辨者治亂消長之機六年拜南京兵部尙
書叅贊機務清冒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防鳳陵單外爲
憂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壽襄葉爲咽喉
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
犯弗省八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叅將薛邦臣防全椒趙世
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亦旋告陷廷議多咎公遂以考察
罷歸十二年洛陽大饑公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
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賑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
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公分守洛陽

北城總兵王紹禹通於賊殺守堞者遂潰家人勸更衣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執下雲梯掖出西城時福王常洵匿民間賊迹而執之公遇於道奮首呼曰王生死命也名義至重毋自辱至周公廟見大寇不跪寇怒曰汝曰請兵勦我今復何如公厲聲曰我爲兵部尙書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生爲正人死必爲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公更嫚罵曰生尙書不值一錢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受刃而死賊踞王官齋飲薦王於鉤其血雜鹿醢嘗之曰此福祿酒

也有兩承奉伏王屍哭賊捧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就若乞一棺收王骨卽齏粉不恨賊義而許之棺桐一寸載以小車兩人卽其旁自縊福王者卽弘光父也王紹禹初傳死於兵後膠致京師磔於市贈公太子少保予祭葬廕子如制公少失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至孝天啓中旌表建節孝坊崇正時父孔學以捐粟一千石錢二百千賑一萬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坊公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弟維祐字泰孺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至是解職歸亦抗節死贈按察僉事人謂忠孝節義

公諱克儉字禹型屯留人崇正四年進士爲輝縣令六年春賊犯縣公乘城固守賊不能下遷兵部主事十二年夏張獻忠反穀城閣臣楊嗣昌出鎮襄陽擢公湖廣僉事監其軍嗣昌粗疎意本畏討賊引熊文燦爲已貳主撫文燦敗懼禍及乃請出師冀萬一功公爲監軍儲備甲仗累億萬諸道餉皆輸之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也卽謀以蜀困賊而賊羅汝才等自蜀折回興山也官軍擊敗之小秦王混世王過天星等皆降唯汝才佚去當此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七

之時嗣昌則以撫爲得策處之房縣竹溪山中而命公安輯公區書新附曰不暇給賊得免死脾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河南北大饑民就食襄漢者曰數萬降賊多闖入公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本朝筦鑰獻陵視昔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間一夫叫呼卽足致亂况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鄖房軍府初立降營某置奚啻放虎自衛紫漢西興初無重門之備何恃不恐嗣昌不以爲意報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賊百萬迄禽阡能參軍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公以留務錄破賊功加右參議

監軍如故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
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誑入襄陽城夜半賊從中起焚襄
王府公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鄺曰廣攝縣事
李大覺游擊黎民安死焉曰廣番禺人崇正十年進士居
官有守奉檄覈軍儲於荊州甫還任而難作中刃死妻子
女俱遇害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
縣聞變繫印於肘縊死堂上民安大覺同縣人城中火起
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執抗罵死襄王被執獻忠坐
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三

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福王先
已遇害報踵至嗣昌懼懼辟遂死於沙市巡按高名德以
自裁聞其子則以病卒報吳偉業謂伏毒死又云自縊莫
能明也

外史氏曰嗚呼楊嗣昌繼張鳳翼爲本兵父楊鶴旣以撫
賊不效致於理從請室疏言臣本書生力過其任顛蹶至
此今又以臣之子嗣昌鎖鑰關門臣旣不效於前子豈能
效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此固自訟之言
亦卽馬服君料其子之明驗也唯時廷臣亦交爭鄧治王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狀貌魁梧沈勇有智略喜談兵
運馬槩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
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
聞河南北楊廣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
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
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
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
君別聊用爲歡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觚注酒拔佩刀割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十四

肉相飲咱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
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穎無人數人者默不
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
乎某在無憂凍餒也手觚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皆
感泣誓死無異志亂遂定崇正之季流賊起陝右蔓延汝
洛間所在標掠官軍不能制穎當賊衝州人唯倚公爲重
八年春賊攻州城外有高樓賊奪據之俯射城中城中人
洵洵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州守尹公夢鰲曰事急矣然
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

其樓則賊勢可盛也尹公既許諾而會鄉官張鶴鳴在圍中鶴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袖出謀自引其客當賊而客已悉聞鶴鳴語藉藉怒罵稍相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詢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廷石與賊戰中刃未絕口授友人方畧令繕牘上當事乞兵勦賊而後死鶴鳴故兵部尚書天啓時黨人與王化貞比致熊廷弼於辟者也賊亦殺之弟副使鶴騰子諸生大同皆死之大同自有傳尹公雲南太和人以鄉舉知潁州時正月方謁上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五

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馳還偕通判趙公士寬率民固守賊既據樓以攻且鑿城頽數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尹公持大刀獨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眾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尹玉等七人皆死之趙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廕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亦以正旦詣都城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眾巷戰力竭亦死於河妻李攜三女自焚僕王丹罵賊死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署正李生白訓

道丁嘉遇舉人郭三傑諸生韓光祖等皆死之光祖進士
獻策父也被執賊猝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知止忠義遂
大罵賊殺之碎其屍妻武偕一妹一女並獻策妻李赴井
死妾李方有娠賊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孫曰曦罵賊死
獨獻策獲存時殉難者甚眾潁州忠烈稱獨盛云

外史氏曰嗚呼任俠之風君子所弗貴然扶危定傾則亦
何可少也况爲國家捍收圍哉故如公者司馬子長所願
交而不可得者也令當時從公之計賊或可蹙而小人僨
事旣誤封疆復陷桑梓可畏也夫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六

公諱大同字同甫潁州人兵部尚書鶴鳴子也崇正八年流寇破潁州鶴鳴匿他所公獨不去榜其門曰張某之家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父安在叱曰死卽死耳吾父不可得也家人凜賊於民舍縛之歸拷索藏金公爭曰財悉我掌父固不知也賊不聽嘯鶴鳴頂倒懸於樹射殺之公搶頭奮臂大罵賊並欲殺之旁賊勸曰旣殺其父姑畱其子令獻金贖命可也公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厲賊先去其鬚斫復其半面罵仍不絕聲遂支解之賊旣陷潁州由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七

壽州犯鳳陽推官萬文英臥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語其父曰兒不得事親矣出門呼曰若索官何爲我卽官也賊繫之顧見其師萬師尹亦被繫給賊曰若欲得者官耳何繫此賤隸賊遂釋之元亨乃極口大罵賊怒斷脰死文英獲免後從唐王爲兵部員外郎監黃公道周諸軍協守廣信敗於鉛山舉家赴水死同時知府顏容暄被執大罵賊杖殺之血浸石堦宛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立塚建祠祀之文英南昌人容暄漳浦人皆進士

外史氏曰嗚呼文學之於尚書可謂幹蠱矣而卒不能庇

其父此則家奴之罪而尚書有以致之也然尚書則幸有
賢子矣萬元亨區區孺子倉卒之際能以身予賊全其父
若師其孝可及其智不可及也文英卒矯首同歸不愧其
子忠孝即義萃於一門鶴鳴如知其類有泚矣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六



其父此則家奴之罪而尚書有以致之也然尚書則幸有
賢子矣萬元亨區區孺子倉卒之際能以身予賊全其父
若師其孝可及其智不可及也文英卒矯首同歸不愧其
子忠孝即義萃於一門鶴鳴如知其類有泚矣

公諱淑泰字通也滋陽人崇正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陳時政五事言今呀咈屢見都俞罕聞百爾臣工遂懷苟且之思萬一天未悔禍徵調愈繁數年之後富民盡化爲窮民良民盡化爲奸民二三臣子咸以罪去新進之士懲前毖後不肯出身任事天下之大誰與共理此至勢不可使孤也凡事莫不有體今事事覆覈卽細民許告猶必躬親亦旣煩至尊之起居矣生財有大道今日設處明曰捐助未審正供之外有何羨餘下每侈言節省上因許其急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九

公亦旣增金銀之聲價矣大臣爲君腹心小臣爲君手足一朝罹罪緹騎追捕且而廟堂夕而犴狴亦旣汙聖世之衣冠矣凡此三者實傷大體此國體不可使卑也法以懲玩法行而玩不懲非法也今問刑之官每案沉閣日久始得申奏不曰伏候聖裁則曰臣等未敢擅便大法者高皇帝所與天下共者也苟情罪真卽爲審結若可矜可疑亦當申奏何至出入莫憑游移無定如科臣馬思理道臣高倬坐草場失火下獄有何情理難明乃淹禁踰年生命莫保此王章不可紊也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

有疑臣下之意疑則厭厭則疎不得不以寄託諸臣之心
轉寄他人今中使難返錦衣方新諸臣諫諍漠不用入但
愚夫豈無一得聖人亦有不知萬幾紛至耳目難周十或
不慎漸且滋弊此宸斷不可使偏也天下事惟宰相可行
諫官可言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宰相不能旋回天之力
諫官不能効批鱗之誠內外因循妄思規避終無以結至
知而職業愈墮此臣節不可使偷也上善其言尋轉戶工
二科左給事中壬午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適大兵圍
兗州竭力拒守城陷死之詔贈太僕少卿官其一子事敗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外史氏曰嗚呼烈帝蓋嘗自謂其朝事事皆亡國之事如
公所陳特其大較而不但已也或謂崇正諸臣議論紛更
使天子無終朝之令進人不必舉其忠良譽人則必張其
朋黨政以賄成爵以賂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及大事既
去曰吾死已耳是社稷可墟國君可亡天下可拱手授賊
所稱謀人社稷謂何而徒以死自勵也是說也吾不知其
何指也茲若人而能以死自勵耶夫醜正比邪競包苴而
忘國恤一旦懼法而死與迫於公議而死時固不乏其人
後之節不足以贖前之罪此不得以殉義目之也其他抗

節諸公立朝本末初無可議而云爾耶公之數陳侃侃竭
力城守而亦云不能謀人社稷徒以死自勵耶是故論人
當分別言之槩而從同不足以服賢者之心也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五

前明忠義別傳卷十二

范文忠傳

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萬歷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啓時魏奄盜柄公疏請清仕路養士節謂天地人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爲時所忌請告歸己而魏廣微附奄專政卽家起公掌文選事公嘆曰彼欲厲劍血人而以我爲鏤錐乎移疾去是時瑞黨焚炙正人無虛日公家去京師甚近凡東林諸君子罹瑞禍者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輒變產資之陰爲救解不得當則裂眦拳几案浩嘆長吁憂族於日邏卒伺于門不恤也瑞敗起大常少卿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陞兵部侍郎鎮昌平復改南兵部尙書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改觀崇正十年正月賊由河南光固突至滁州全椒畧繩緝取竹木聲言縛筏渡江陵京大震公先期以池浦爲兵部屯儲地遣提督杜弘域以前營兵屯江外而金立功閩雄邊丁佐之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守紅牆內外屯于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奎門五顆松

近郊之守粗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高帝所置
五營四十八衛僅存尺籍永樂江營戰船亦久廢公慨然
思整飭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留儲出者四十七萬人纔
二十三萬軍士慮呼庚癸遑復故額乎公嘆息而止公意
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
守江南而當國者殊泄泄不入也楊嗣昌奪情起復公率
南九卿論劾上震怒除爲民已而召拜工部尙書尋入直
東閣受命一月而賊逼京城召對平臺公對曰聯絡人心
堅守待援此臣所知他非敢議上曰君死社稷朕志已定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二

卿言是也賊勢旣亟公中夜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仗劍
爲天子擊賊雖死千萬奚益願非是卒無以報聖明萬一
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惟飲泣入告至聲不能續十
九日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曰王太監隨駕
南行矣遂趨朝房自縊家人解救之勸易服歸寓矚駕爲
去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草遺疏畢賦詩曰翠華
迷草路淮水漲烟澌蓋誤官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也
願家人曰翌辰收我赴龍泉菴古井死贈太傅謚文貞定

謚文忠

外史氏曰嗚呼烈帝時相君數十人而以抗節聞者賀文忠而外惟公一人不爾則羞朝廷而辱端揆不已甚乎吳公應箕之原相曰容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正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啓間予不忍道之卽崇正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創于守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而亦失故事閣臣敗鮮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焉卽閣臣鮮有墨敗者是拜自廉吏而敗又甚于其墨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三

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嚮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治又致覆亡焉使不臚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則聽過信失罪將專自上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卽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道不足而術疎也于是烏程以矯行愆而見謂清忠陽羨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陵資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

忌卒讒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庇民創弊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入室封疆日蹙門戶牢持跡烏程之八年蘊崇天下之大變武陵臨戎邊增餉七百餘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匿卒蒙惡聲而陽美再召則惘然自以爲姚宋而不疑方其起廢籍蠲積逋撤內緝出久繫探懷內說捷若轉圜豈不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四

積轉販傾天下天下廉恥益以墮壞于是使人主切齒以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若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卽彈射亦多非其質其足以風者則江夏吳橋爲有餘烈矣彼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卽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拷行若犬彘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可矣

公諱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天啓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魏忠賢亂政獻媚者議配享孔子公力持不可典試江西發策切詆之觸璫怒不顧也熹宗崩烈帝誅璫餘黨猶據要津楊維垣爲御史溫體仁居政府倚毗爲奸欲終鋼諸賢借東林爲質的公發憤抗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直前明忠義別傳

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悖矣疏奏未納維垣窺上意惡廷臣分裂門戶而欲化異爲同也于是復力詆公謬妄公反覆辯論又數百言且謂維垣必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過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爲無可奈何爲附璫者解嘲設或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卽從叛逆可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已又上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于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毀至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

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
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壘篋此一局也既而
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
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
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
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
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
披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
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崔魏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七

私書今爲金石之論者仍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
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奏入從之然側目公者眾矣
黃公道周救罪相錢龍錫斥外選經筵不與公請以已秩
讓道周由此益與當事忤又上疏譏切朝政謂治之根本
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
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
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意毋一筆抹殺以遏
羣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
離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勳

猷自著是時溫體仁當國善伺上意排倚羣臣公論深中其病遂決不能容公初吳江人呂純如以附璫列逆案體仁嘗主之吏部侍郎張捷亦璫黨薦純如可大用公又力爭體仁怒欲逐公而東班無肯言者授意勳臣劉孔昭劾公歸癸未起公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輔臣陳演慮公大用且軋已假國計匱乏擢公戶部尚書謂借公經術佐理實以疎之也是年冬賊破秦公奏賊旣入秦則圖賊不當以秦而以晉晉備專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之然奉行不力以至大亂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剽掠攻陷城邑輒棄之而去議者憂其飄忽難制公獨曰此猶流水其害不蓄倘令雄據大都按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禦矣已而李自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畧大河以南將北渡張獻忠自安廬西入蘄黃窺武昌以爲聲援公謂二賊當離之使不相及乃可專力以圖自成自成授首取獻忠直易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荆楚心懷兩端宜薄誅往咎厚責成功于是與樞臣馮元飈合謀自上命鳳督及淮皖鄭豫諸撫臣畫疆自守以遏賊爲功進秦督孫傳庭

尙書督師率諸將分道南下勦自成命左良玉沿江左右
伺便進擊以是孫公拔寶豐唐邕進逼襄城而良玉亦收
復承天及荆襄諸屬縣會孫公乘雨出關爲賊所乘諸軍
盡潰孫分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聞公撫膺大慟
曰嗟乎垂成之績隳于一旦天下事安忍復言猶請詔秦
晉二王如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權如遜不知兵使悉輸
所有給戰士毋齎盜詔未達而西安已陷自成遂有全秦
舉兵向闕及上命李建泰出師復申河防三議又陳救時
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宣府繞出真定急請太子撫軍
前明忠義別傳

南面坐方舉纓大呼曰南都尙可爲遂自縊玉著雙垂神
色如生有賊騎至問公安在則陳戶于堂矣乃愕然馳去
子會覃遵遺命俟先帝歛始闔棺從死者十三人南都贈
太保吏部尙書謚文正定謚同

外史氏曰嗚呼大丈夫之雄心義槩有未易以常情測者
矣文信國豪華自奉及國變盡以家資爲軍費而險阻艱
難百折不渝公忤時相罷歸築室自老憲檻法式皆手自
繪畫飛閣層樓施以錦帷黃公道周見之不怕謂國步多
艱吾輩不宜宴樂公笑曰會與公訣耳旣北行毀家召募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十

遂殉國難黃公哭公詩云肯教箕比成孤往忍與夷齊結
遠隣亦繼公捐軀不負夙諾蓋公家居每語人曰致命遂
志之學要自讀書無事時胸中打定不然臨事鮮有不錯
亂者苟非甲申之變亦未知其志之貞而言之遠也

公諱邦華字孟閻號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涇縣令擢山東道御史出按浙江以例調外不赴天啓初起兵備副使守易州陞光祿少卿拜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入爲兵部侍郎移疾去旋削籍崇正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踰年用中旨罷歸十二年起南兵部尚書以憂去十五年服除起南右都御史拜北掌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命以衰老固辭俄聞邊警乃投袂起曰此非臣子高臥時也爲文辭塚墓訣家而行大前明忠義別傳

帥左良玉以缺餉兵潰東下所過殺掠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遇之湖口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抽身局外而去乎停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仇共掃腥穢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舉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興疾討賊乃自甘菲薄貽誤身名竊所未解舊京文武足高喙長倘不諒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辭以對海內豪

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宜卽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振舵回船剋期還鎮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本部院當力爲貴鎮濟此饑軍不則義旗回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飛書曉撫發餉補糧軍心大定良玉心折戮淫殺者四人以徇還所掠男婦四千餘人漕鹽艘五百餘隻南都始解嚴左良玉臨清人少坐法當斬免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賴其庇以軍功年餘驟至元戎當是時諸鎮兵良玉最號爲強或者有言曰懷陵末造天下之勢在于良玉中原糜潰朝廷之法令不可復行唯自成能號召饑民以爲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致死于賊爲國家計者宜舉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歛天下之兵以守河守江漢守關餽良玉以屯種之粟俾且耕且鬪而與之持久彼視自成力均勢敵又竊天子之寵靈而繼之餽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程之徒其勢宜曰強自成草竊烏合羅汝才衰時中不能相下羣心必攜不出二年其衆將折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爲節使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嗟乎言固當然楊嗣昌以使相之

尊賜劍之重督師襄陽諸大帥惴惴奉指麾恐後良玉獨
不受所下方畧九調而九不至此有任其責者矣迹良玉
生平性機警通曉雖不知書頗解文義識道理老于行間
審敵制勝智略誠有過人者御之有方亦未必不得其死
力而收其成功彼于故人侯恂拜伏如家人始終不敢背
德公一紙書而良玉氣消神阻束手解握刀挿矢俯立迓
鷁首執弟子禮惟謹嘗以餘生効頂踵然則良玉非果不
可鞭箠使者特督撫非公其人徒使良將終成跋扈可爲
痛恨也公入朝上迎勞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三

卿無恙嘉嘆久之甲申春潼關陷山右不守上召羣臣問
方略公上疏略曰爲今之計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
意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
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請急下詔罪
已激發忠義召天下大臣宿將飛馳入援內帑蓄積盡發
享士逆賊之首未必不可藁街致也所慮者東南曠遠收
拾無人一旦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皇太子天資英
武正宜歷試艱難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
親簡大臣忠誠智勇專敕輔導便宜行事刻期遣水陸飛

輓集方州義師以輦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容
刻緩者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誓以身許國
皇上卽委臣南事臣不敢任疏入三日不報又疏請命定
永二王分封江南鼎建藩服語皆憤切流涕帝袖之遶殿
行且讀且嘆密問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科
臣光時亨詆排之曰欲爲靈武故事耶上恚甚遂寢其議
不行三月十六日賊已逼京師公請見天子議城守閣臣
魏藻德謾應之曰何遽至是老先生且姑待公爲痛哭言
狀卒不悟率諸御史巡城中官拒以矢石不許入十八日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十四

賊破外城移宿文信國祠酌酒三揖曰邦華鄉卿後學當
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取白縑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
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遭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
庶無愧吾繫之帶間亟奔大內不得入顧語家人曰謹護
總憲印還朝廷毋污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斂吾屍乃移
席正坐持束帛繫文信國坐楣投纆而絕三月十九日辰
時也年七十有一旣死正屍中堂眉目軒舉如生賊過者
咸咋指呼忠臣或有下拜者南渡贈吏部尚書謚忠文定

謚忠肅

外史氏曰嗚呼國君死社稷義固無大于此者奉皇太子
監國南京便宜行事以鞏燕雲遏寇氛緩則鎮撫東南急
則扼江控淮號召燕齊援師進戰退守此亦救時急着光
時亨顧道坐以靈武非常之事早斷而靳之豈真欲烈帝
父子同歸於盡始暢其歸誠于賊之心耶且天子海內爲
家所幸卽爲行在不得以往古侯國比况兩京並建高皇
之社稷陵廟在陪京者亦不得以南北異視使如徐公石
麟所云居守行捍中外得人卽烈帝南遷庸詎不可區區
拘守常經不知變計致同釜魚幕燕坐而待斃獨非以其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五

君爲孤注耶然寇逼門庭道路梗塞始議南遷議分藩監
國晚矣固不如效死勿去猶爲得正而斃也

公諱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歷開化蘭溪一縣刑科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尤留意亂本謂皆貪墨守令腴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令者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一二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饜饕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去

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卽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今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倘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爲秦晉續唯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綵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致萑苻勿戢者卽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公居言路十餘年封事百數十上皆關切利弊後拜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國勢墮壞無復可爲然公蒞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德勝門當此之時內監坐城

上軍士森列環侍以弓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戚大臣
坐視而已公憤怒泣下督戰守益力而將士莫有用命者
無何內監曹化淳迎賊入城陷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
之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
乘輿觸死輦前贖臣子萬一之罪耳大呼投城下不死折
臂足其僕掖入民舍遂自經死遭焚殘其一臂僕收其體
焉贈太子少保謚忠端定謚忠毅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七

外史氏曰嗚呼賊禍之烈也由於秦撫喬應甲索被賊家
之金錢而置賊不問於是受賊害者莫敢控告而賊益橫
加以凶荒洊臻吏不能撫字安戢於是民爲農則困爲盜
則伸殺民殺官屠郡屠省刀劍多於牛犢肝陌決爲戰場
始而賑濟乏術繼而勦撫乖方雖有忠謀碩畫當寧不能
從主計本兵不能贊而成坐視原燎堤潰宗社淪亡此忠
臣義士所爲椎心泣血繼之以死也

女曰國難長民吾何可辭也至主上存亡不可不顧
撫臣內諱曹化淳等如天賦澤布而歸念古公五刑也
聖如而丁公漸然不覺幾安念內而謀士莫自出命善
士軍士森列環侍以合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戚大臣

孟忠靖父子合傳

公諱兆祥字允吉號肖彤子章明字綱宜澤州人公天啓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憂去服闋補原官主考四川陞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忤中官意降行人司司副由光祿寺選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陞通政使晉刑部右侍郎章明崇正癸未進士觀政吏部未授任公丰骨稜稜長髯過腹居官廉潔自持日與章明講濂洛之學典選時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懍然甲申春寇氛日急人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一

六

無固志門人司勲郎熊文舉乘間問曰倘京師不守爲之奈何公泣然曰嗟乎賢輩尙欲商量耶文舉不敢置對踈踏而去頃之賊至守正陽門堵禦甚力城陷不屈死之夫人何亦死章明視歛畢謂妻王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從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遣家人盡出畱一婢侍側視王縊書壁曰有污吾夫婦屍者必爲厲鬼殺之王氣絕取一扉置王加緋服又取一扉置王左亦服緋自縊屬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公官京師時預製一棺於邸中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章明

公諱邦耀字爾韜號四明餘姚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順天府武學教授天啓元年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四年轉員外郎魏忠賢用事諸曹郎多走其門圖速化會三殿工興工部諸司徑尤捷公獨不往忠賢怒然事辦亦不能難稍遷屯田司郎中徐文輔者亦奄也奉命督戶工工部公恥爲之屈亟請外出知漳州府擒劇盜劉香李魁奇等累遷至通政使少詹黃公道周以言楊嗣昌奪情事下獄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之公大書其副封曰書上無益然此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三

論不可不存上知署語並奪公官踰年起南京通政使改都御史上察吏安民疏謂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尋故事呼名未見拏問一人卽有叅劾不過取一二單寒塞責今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爲此具文必須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悚然其要惟在反求諸身必贓罰不取土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卽去一民賊奏上帝爲嘉納甲申春賊投僞牌于兵部約戰羣臣相顧駭愕不知所爲公急語本兵張縉彥厲兵固守飛檄勤王縉彥慢弗應公太息而去曰此

吾授命之日矣遺書家人曰吾以身報國無哀吾死三月十九日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無半策匡時惟有一死耳卽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柩霜卽途中雜燒酒服之血迸裂而死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謚忠介定謚忠愍

外史氏曰嗚呼諸臣之誤國也樞臣不知兵計臣不知餉閣臣不知機務拱手而聽上一人之裁決宜乎購斬督師編題幕府之堂皇庖漏而閩內不知僞封達於殿廷而公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前明忠義別傳卷十三

公諱義渠字駿甫號茗柯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除行人

崇禎三年考授禮科給事中轉戶科典山東鄉試擢兵科

都給事中是時溫體仁當國與公同里甚得主眷人爭傍

附以進公介然獨立不爲媵阿寇亂中原體仁總機務爲

首臣遇兵事輒不敢可否公皂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

顧而寇敵情形鎮撫功罪東島叛局西陲覺端先後所上

疏莫不洞中窾會其言流賊也謂外之布置不能灼知賊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一

情據實入告內之調度不能簡任宿將假以便宜以爭在
呼吸之軍機旣俟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咨比驅至行間
而先着已失矣其言島事也謂東島孤懸海外一切仰給
於朝鮮今鮮路阻絕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內潰
堪慮無何島眾果潰挾帥求撫其言皆驗公與體仁旣不
合遂出爲福建右叅政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南
光祿寺卿十六年陞大理寺卿明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帥
公聞帝殉社稷鬚怒張翼立負墻號泣動地舉首觸柱
血淋漓沾襟袖門人李某牽衣止之公曰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吾分也復何辭李喻以留身有
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於茲
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
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爲揮出之顧几上諸書
籍歎曰我手澤在是忍棄捐賊手旋我青編盡取焚之當
此之時容及諸僮僕知公志堅決潛取室中刀繩盡匿之
公怒曰爾輩若此我詎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舩稜稜與
頭俱碎耳容謂奈老親何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
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因服緋正笏望闕再拜復南向拜作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二

書上其父曰盡忠卽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男視死如
歸含笑入地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泣請後
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
已言畢取短綆一懸而絕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尙
書諡忠清定諡忠介

外史氏曰嗚呼公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甲申
浙西死國者一人而已公清介一無所遺歿後二十餘年
猶未丹榔夫人閔尙存蘆扉土鏗白髮蕭然深秋尙衣葛
衣練裙子文然竟以貧死於此見公之人品不可及也

公諱麟徵字聖生號磊齋海鹽人天啓二年進士由建昌司理累官至太常少卿崇正五年爲吏科給事中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做宣宗用况鍾故事精擇而理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用甲申春寇氛益迫公議棄甯遠守關門而撤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三

薊帥以救神京可保萬全閣臣陳演魏藻德力阻之事遂寢當是時三屯已失守甯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賊烽旣迫三輔震驚撤甯遠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卽京師猝驚關門之援旦夕可至賊臣沓泄懸彈丸之地貽燎原之災迨時勢危急始悔不用公言下旨撤薊帥而京師陷矣公奉命守西直門西直當賊衝士卒飢疲不任甲莫肯用命者公寢處城隅忽墜大砲破屋落案椽楹盡倒公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載土石塞門手施箭砲賊不敢近轉攻德勝門公見事急請見天子言狀魏藻

德止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兵部調度軍餉已足何事
張皇爲挽之出頭之城陷有勸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
賊怒叱去之遂自縊家人救之蘇曰悞我悞我往者劉念
臺嘗語我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
予初念也壬戌之夢劉公示我以文文山詩我不當從文
山遊耶初公之登第也榜前一日夢褐衣人吟文信國零
丁洋詩旁一人指曰吟者爲劉宗周也公心異之至是乃
符其夢云僕泣請曰明旦待祝孝廉一訣可乎許之孝廉
者祝淵也以救劉公宗周下獄與公深相得明日孝廉至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四

公酌酒與別曰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作書訣家人
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身居諫垣無所匡
救法應禡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草席足矣茫
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於日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
環死孝廉爲視含殮而去城破入門齊啓惟西直堅塞不
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贈兵部右侍郎諡忠
節定諡貞肅杭州破孝廉亦投繯死別有傳

外史氏曰嗚呼甲申之春宗社覆於須臾一時廷臣所建
議者或考選科道或閉門止出入而已不者則勸帝南遷

苟且奔竄而已他無一籌也公之議撤薊帥也未嘗不痛
吾謀之不早用及急而用之而薊帥以二月初旬出關徙
甯遠五十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而京師陷遷延逡巡固亦非急難君父之人也甯待後日
猖獗而始知其爲亂臣賊子哉京師之城守也內外雉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登陴固守僅數萬人守陴不充餉缺
已五月市飯爲餐賊臨城皆飢疲不用命已而人給百錢
司餉者猶索常例不時給而溱德乃云調度已足盜鐘者
自掩其耳並欲掩人之耳耶蓋是時本兵爲張縉彥樞貳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五

則馬士英趙光祚固溱德一流瑣瑣無仕以國爲戲別有
肺肝不可奈何矣陳演降賊獻銀至三萬金三千珠三斗
卒以不饜賊欲拷掠死不以餉士而以焚身非所謂剖腹
藏珠者耶溱德亦同此酷小人重身家而棄君父究亦何
益之有哉

而京師陷後至德變固亦非無道昏王之入也清於對曰
謂是亦士萬眾日行幾千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甯遠五十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而京師陷遷延逡巡固亦非急難君父之人也甯待後日
猖獗而始知其爲亂臣賊子哉京師之城守也內外雉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登陴固守僅數萬人守陴不充餉缺
已五月市飯爲餐賊臨城皆飢疲不用命已而人給百錢
司餉者猶索常例不時給而溱德乃云調度已足盜鐘者
自掩其耳並欲掩人之耳耶蓋是時本兵爲張縉彥樞貳
前明忠義別傳

周文忠傳

公諱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崇正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司業遷諭德充東官講官是時賊勢益迫軍需告急議稅民間架錢公曰事至此正宜收拾人心尙可括民財以搖國勢耶倪公元璐急持其言而當路弗聽也公嘗謂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謂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上亦領之而時勢日非群議羹沸莫適爲主也已京師旣陷有傳帝出狩者故山西學道黎志陞受僞官爲尙璽卿語賊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六

嚴誅不可得趣賊下令獻帝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族公惶急欲扈駕奔探無所得當是時李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南面坐群臣奉表推戴以百數大學士臣魏藻德大學士臣陳演大學士臣方岳貢兵部尙書臣張縉彥通政使臣楊維垣庶吉士臣周鍾等蒲伏蛇行以次陞殿舞蹈畢叩頭呼萬歲自成笑而嘻公突至殿前目直上視髮衝冠大哭失聲從左掖趨出百官驚怖惶汗賊亦不敢誰何作書上二親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愆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奔哭帝后梓宮歸自縊二妾從死南

渡贈禮部左侍郎諡文節定諡文忠

外史氏曰嗚呼李賊之入宮也內監王德化叱張縉彥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殲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舉手批其頰而陳演魏濬德被賊拷掠死周鍾南渡時斬於市楊維垣爲人擊殺等死耳如公之死豈不芳越來今哉丹陽陳少陽慕鑄鐵人肖汪伯彥黃潛善像嘉靖間鄭普題其像詆之云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題罷二像應筆而仆生縉彥不如死汪黃矣李自成被龍袞輒寒慄索火張獻忠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七

索他帽着之乃快信乎神器有命非羣兇所得妄奸也

公諱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崇正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典試江西父憂歸服除進左諭德時天下多故烈帝勤政漏鼓四下輒出御殿廷臣多至後期公獨最先每闕門未闢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理順而已上之勤政也嘗朝劉太妃歲節畢就便坐俄欠申偃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尙衣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年纔踰壯爲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八

國事磨耗早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下上亦沈瀾久之蓋上之宵旰如此而在庭諸臣莫分主憂此公之所爲痛心而繼之以死也上念民禍曰酷賊不卽撲滅召廷臣問計公從班行中出昌言之曰萌亂以人心爲本闖獻二賊除獻賊易除闖賊難獻賊專刑戮人所畏闖賊佯不殺人所附也群盜之爲亂也張獻忠李自成尤橫其爲暴日益甚剖孕婦腹驗男女賭酒擲嬰兒於沸釜或鎗穿其臀觀其騰躍啼號爲笑樂已而烹食之羣相饜飮曰和骨爛割人手足曰瓠奴分夾脊曰邊地鎗

其背於空中曰雪鰓其慘毒無人理如此他淫掠焚屠所
過爲墟不可殫書也旣賊黨李岩勸自成撫循百姓取人
心出所掠財物散民民皆稱爲仁義兵所至多歸附故公
爲上分別言之因謂今欲收拾人心勅督撫鎮將嚴束部
伍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諭兵部勅行
之然國勢已潰無可爲也已賊陷京師公知上必死社稷
爲手書約友人成公德曰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天子我成
仁取義正不必遜古人也有老僕以太夫人請公曰正恐
辱太夫人耳初公典試江西聞父訃一痛幾絕哀毀骨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二

九

鬚髮盡白服除牽母毛夫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當瀝血
陳情永賦遂初至都寇逼畿輔遂不敢以私告至是沐浴
更衣南向遙拜母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泣兩下當
此之時妾朱氏李氏盛飾前公曰若以我死辭我去耶則
對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公笑曰若少年亦知
忠義乎二妾拜訖先縊公朝服捧勅北而再拜取冠帶焚
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屬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
否則投之吏部引帛自縊公及李姬皆復甦僕泣曰聞天
子南幸曷少從容乎公曰皇上必不南何給我爲有同官

數輩來勸公觀變勿死公曰吾意已決公等休矣於是李
姬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歛妾妾義不後死乃更紗
幌再經死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謂僕曰留此
殯我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端坐縊死成公字元修號玄
升懷柔籍霍州人公同榜進士官兵部侍郎賊薄都城馳
書於公相約必死以慷慨從容二義爲質至是攜雞酒出
東華門哭奠梓宮大呼皇帝觸堦而死母張聞之歎曰爲
子死忠爲母當死義死而得正斯已矣遂入室自經妻妹
俱縊死甥李成龍亦死贈禮部侍郎諡文忠定諡文肅成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十

公贈大理卿諡忠毅定諡介愍

外史氏曰嗚呼公與成公相然諾以死豈計夫於倉卒哉
卽死也於分誼亦豈有加焉然而與被賣袁劉者異矣賊
昇帝后屍於東華門諸名公巨卿緋衣峨冠過其旁躍馬
急走而避且出惡言以詈之者視區區雞酒何如哉野史
所載襄城伯李國楨泣葬帝后死帝后帝世多信之無異
辭予讀魏禧新樂侯傳附載國楨及邵長蘅書趙一桂事
而後乃今知其謬妄不足信也魏禧之言曰賊入城國楨
解甲降賊帥張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國楨第已爲他賊

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國楨夜解所繫繚自縊死
長蘄之言曰趙一桂昌平吏日甲申四月初一日與義士
孫繁劉汝樸等十人歛錢三百四十千僦夫穿故田貴妃
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二丈五尺督工四
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
丁鑰匙啓門入享殿三問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
二旁列紅紫繡綺繪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
器物龕衣奩具皆貯以木笥朱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
纒毼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七

石牀高一尺五寸濶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
其上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蓆棚陳豬羊金銀紙
鏝祭器率衆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移田妃柩於石牀右
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先帝
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官前各設案祭器事畢掩
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
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垣墻
高五尺有奇云云此據一桂列狀申州語而刪潤之予又
截錄之然其詳已如此予因成公哭奠帝后已而從死不

公諱理順字復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歷癸卯舉於鄉
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崇正甲戌成進
士帝厭文事日敝思得大儒模楷天下廷試時閱公卷稱
肯親灑宸翰易數字擢冠多士人爭榮之公曰吾懼伊始
何榮爲其志量如此授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性嚴毅耿
介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非其人不與交楊嗣昌奪情
入閣斥言於朝絕不與通寇氛日熾疆臣縮朒廟謀無勝
算公數與召對引陳皆碩畫不能用及汴圍垂陷建議於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三

河北設屯撫鍊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賊庶
可殲爲疏條上之格不行當是時秉樞叅帷幄者率晏安
或飲酒高會公與二三閒曹蹙躡騎羸馬日叩當路謀所
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鄆城甚急公詣朝
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飢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
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
矣皆唯唯公憤歸捐俸緩及盤扈簪鉅輸犒城卒諸僚友
咸詣公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耶冷家人掘
坎室中爲藏樞計十九日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公笑許

之俟其目瞑冠帶自贊投繯死賊過其廬皆下馬拜泣而去贊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踐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福王贈正詹事諡文正定諡文烈

外史氏曰嗚呼世莫不艷稱狀元然不愧狀元有幾哉有明以制科取士所謂狀元者蓋八十有九人其亦非少也矣然可指目者纔數人耳餘皆隨時榮滅無異濕螢腐草矣又其甚者頑頓無恥談之污齒頰書之穢毫素矣夫黃觀死建文之難曹鼐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古

慎舒芬以爭大禮謫戍羅倫沈懋孝以劾座主罷烈皇帝時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公則抗節自盡此其表表者彼若降燕之胡靖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賄不遂拷掠死之魏藻德元狀之累人與人之累狀元也宋仁宗祝大願得忠孝狀元嗟乎至求取忠孝爲狀元而狀元可愧矣

古賢傳卷全三忠厥內無別前漢王觀五言書文正
生贊曰知身如葉其孟漢書言國難之吾亦不憚探合
之矣其目擊京師自贊與趙張相嚴其難皆不遇轉立而

公諱偉字叔度號長源休甯人寄籍上元為諸生即有膽識東林諸賢被逮入情洵洵皆閉戶不敢出公策蹇直抵無錫賃舟河下慰勞諸君子北上入或危之公笑曰與正人同日死豈不幸哉登崇正元年進士授慈溪令擢檢討癸未闖獻連破荆襄兵鋒及淮上公上江防綢繆疏謂留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來則淮為之防自上游來則九江為之防故禦江甯九江即以守金陵宜駐重臣於武昌建督撫於九江並分設兵部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七

侍郎於太平采石浦口以備非常疏入報聞甲申春賊逼京師當此之時奸人布滿都城外解絲粟不至守城軍盡枵腹飢疲司餉官猶索常例不時給公率同鄉出貲市餅餌以供城西守者他城各效之乃得食公語閣臣魏藻德曰事急矣宜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都中城守文臣自閣臣以下武臣自公侯以下各率子弟分汛嚴防城中百姓家自為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集藻德曰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舍安就危誰肯為者公曰此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

見委獨身先之蔭德故曳踵徐徐行仰視屋梁晒之曰毋
乃早計未幾真定游擊謝加福縛巡撫徐標迎賊公聞之
泣曰事至此乎遂不食夫人耿從容言曰事苟不測請從
君死城陷呼酒酌爲兩纒於梁間公以便就右命耿就左
旣皆縊耿連呼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解
纒正左右序而死贈少詹事諡文烈定諡文毅

外史氏曰嗚呼帝后殉社稷諸臣闔門死節夫婦俱亡者
固已多矣乃如公之與耿夫人何其精以嚴整以暇也雖
正纒易簣何以加焉禮部尙書錢謙益帝后函問至與艷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六

妻柳氏冠插雉尾戎服佩刀跨馬入國門觀者駭爲明妃
出塞比亦一夫婦也嗚呼

吳莊介傳

公諱甘來字和受號葦菴新昌人崇正戊辰進士授中書
歷戶科都給事烈帝之御極也旣手剪逆闖餘黨或死西
市或錮之終身而溫體仁者固闖黨也定逆案時獨漏網
謬以循謹結上知遂入相於是復嚴道學之禁專攻東林
公獨不可與力爭抗疏請復東林書院召被斥諸賢體仁
忌嫉之揚言於朝曰不殺吳甘來無以息黨禍聞者爲公
寒心公益侃侃不少避體仁亦無以難也是時中外多故
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公撫膺痛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七

哭曰是借題遜遁也盡若此則皇上之城社人民誰捍禦
者因抗章謂天子眾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
私倡義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纔傳
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仗
劍登陣效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噍噍擁衛
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
護藩爲掩罪也將維城爲可畱可去之人卽名都亦可守
可去之士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
此爲甚惟陛下畱意疏入上爲嗟嘆久之甲申三月十九

日賊陷京師洵洵傳帝南狩公獨揮涕排衆而言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特不能入宮衛帝爲之奈何方賊鋒之逼京師也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請南遷帝曰國君死社稷朕意已決無復多言至是分遣二王出后縊於坤甯宮帝手斫公主又殺袁貴妃及帝御大嬪數人登萬歲山壽皇亭自盡當是時京城大亂無知上函問者或勸公潛遁公曰不能調兵殺賊顧欲求苟活耶作書與兄曰弟不死無以事君兄若死無以養親古人親在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也且皇上在則遜國程濟土木袁彬皆可爲也否則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六

求真入於白水起斟尋於有仍是弟雖死猶生矣取几上諫草焚之曰畱此以彰君過遂沐浴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引佩帶自縊贈太常卿諡忠節定諡莊介與公同里殉難者曰馮公登垣號薇園崇正庚辰進士官浙江道御史諡忠節

外史氏曰嗚呼自古亡國正終未有如烈帝者也斯亦諸君子講學之力濡染及於君父歟然則道學何負於國家哉而惡之深也竊嘗謂明之宜亡國者莫如武宗其次則惟熹宗而恭閔莊烈獨以仁柔英明蒙其禍此天道之未

可深言者也豈恭閔之遜荒所以甚逆燕消天之罪而莊
烈之殉社稷所以彰高皇創垂之烈歟嗚呼舛矣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九



前明忠義別傳卷十三 九

王節愍傳
公諱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崇正戊辰進士甲申殉國
難諡忠烈初授諸暨令以賢調鄞中使至海上府屬匍匐
郊迎公不爲禮戒舟車毋得輒徑城中使爲歛迹海寇劉
香掠昌國石蒲諸衛猖獗甚公定計請調閩粵兵會勦賊
就擒擢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按甘肅單騎行邊由嘉
谷抵天山番人畏服焚香獻酪者塞道期年間封事百八
十上甲申巡視京營李自成兵薄城下公手二砲擊之賊
少却有頃城陷公急入宮衛帝躍馬前遇賊公叱之曰逆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三

賊勤王兵至汝死不旋踵矣賊怒拔刀斫公膝坐地罵益
甚賊攢殺之及暮僕覓公屍猶一手據地張口怒目勃勃
如罵賊狀僕先已被賊劊力不能舉公屍一士直前熟視
曰此非王御史罵賊不屈者耶負屍還寓再拜泣數行下
僕酬以金不受叩姓名不答而去贈大理寺卿諡忠烈定

謚節愍

外史氏曰嗚呼公少孤母教育之善飲赴諸暨時祖帳歸
少暮母輒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公伏地不
敢仰視自是罷飲酒妻姜在籍聞難一痛死子之棧赴閩

難死嗟乎有以也夫夫豈獨性生然哉光時亨與公分環
城守賊至遂下馬蒲伏乞降免矣然卒以從逆論死棄市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三

主

卷十三

終

庚申年五月廿五日

前明忠義別傳卷十四

陳恭潔傳

公諱良謨初名天工字賓日鄞縣人崇正辛未進士授大理府推官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四川差滿烈帝稔其清特命留任流寇自楚入蜀公閱關隘飭將吏堵禦甚備已奉勅護藩猶集衆城守調諸將出奇邀擊賊不得逞從蜀入楚十六年還臺明年三月十七日賦薄都城攻平則彰義門城外三大營遣降火車巨礮蕪藜鹿角皆爲賊有公知勢不支謂友人李天葆曰都城旦夕破臣子除一死外更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一

無別法唯是先君骨格淺土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目殊不瞑相對嗚咽自是遂絕食十九日城陷居民奉順民字摻香迎賊公賊絕命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條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颺風襲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志明君媿予沉疴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潛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題云爲子爲臣

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
於賊陷北京之日遂付李牧之未幾聞帝崩煤山拊膺太
慟求死謂天祿曰吾所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
死晚矣上不具冕服臣子敢用冠帶顧吾巾褻不可以
見君父於地下天祿卽以新巾易之曰先生行矣千秋事
在後死者公曰臣子分宜爾也謂妾時氏曰吾年逾五十
無子汝幸有娠尙生男可延陳氏脉汝必勉之當是時妾
年十有七歸公百餘日斂袂正色而前曰主人死妾將誰
依與其受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卽嚴裝自縊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二

公顧謂僕曰干戈滿地行路甚難可火我骨歸先壟扁戶
自縊噴血濺地僕破牕入公氣未絕戒弗動時氏彼腕力
軟不能卽逝我繫之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
僕泣曰主人此去當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年五
十有六是年正月朔公夢謁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
曰吾與公先後一揆何爲下拜至是乃符其夢云贈太僕
卿諡恭愍定諡恭潔

外史氏曰嗚呼嗣續之事豈不重乎然而時氏之見爲尤
卓也已當賊之陷京師也烈帝御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

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帝曰此何時
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帝泣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
帶而告曰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中匿形跡藏
名姓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忌
我今日言也因號痛失聲嗟乎悲夫天子且不保其血胤
何論臣妾乎抑予見他書所載謂李自成西竄太子衣緋
乘馬隨自成後已而脫於賊徒步至嘉定伯周奎家奎太
子外祖也懼禍獻於官遂絞殺太子於獄而康熙戊子僧
一念爲亂假三太子爲名號召群不逞官名捕三太子自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三

山東汶縣獲之太子長身玉立鬚髮如銀易姓爲王名士
元字體齋見問官坐稱亡人不跪也其對簿之辭曰國破
親亡心實痛之自顧事久年殘必不可爲聊晦迹以終餘
生耳三藩叛而某不出心事已明獄具磔於市而四子堯
在等亦論死蓋至是烈帝之血胤遂絕先是康熙十六年
有妄男子張縉金華府人自詭前明皇帝太子曰朱慈英
母爲周皇后法司研問窮其詐乃棄市固不獨一王之明
也

申端愍傳

公諱佳胤字孔嘉永平人崇正四年進士授儀封令縣故多盜公嚴保甲法盜無所容河決艤舟怒濤中雷雨晦冥吏民叩首請登岸公不可親搵土榷塞之隄成民得無患調杞縣賊掃地王率萬騎來攻出奇兵擊走之城土垣多圯不足任樓櫓易以甃三日而城具擢吏部文選主事方是時懲貧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袁銓司尤甚公廉直自勵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人莫敢干廳事非黃公道周劉公宗周諸君子來不設座也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四

忤權要意左遷南京國子監博士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大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為畫戰守策皆不省賂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於鬪爭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三月十八日聚賓客為幼子煜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明日京師陷從者請易服以避賊公曰吾來此何為入而避

何如避而不入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行至王公
厰見一井急躍入僕呼號欲出之公亦呼曰歸告太安人
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戚也贈太僕少卿謚節愍定
謚端愍

外史氏曰嗚呼唯明能斷畏死諸臣失坐昏愚耳有謂朱
子語人砒霜當食卽宜食之學者或非其說不知誠有當
食者不可以不食也方京師危急人咸以公幸居外可徐
圖進止乃必欲赴難此砒霜在前下咽立死時也然不若
是難服長生久視之藥靦面爲人骨化形銷久矣公於存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五

亡呼吸時斤斤必爲幼子行冠禮濟美全歸其識砒霜之
味之至者歟前四百年衡州尹毅知此義耳祖出然不若

公者不知以砒霜爲藥也人歟以公幸居外可徐
圖進止乃必欲赴難此砒霜在前下咽立死時也然不若
是難服長生久視之藥靦面爲人骨化形銷久矣公於存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五

公諱鉉字伯玉號在六武進人以順天籍領解成崇正戊辰進士時年十九官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覈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別署公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一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廷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尙書儀注見公復上疏固爭之且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卽屬彝憲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六

假子母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瘡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郎官詣尙書各以公事出彝憲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尙書闈堂皇南面據案黃衫緹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鶩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一至者彝憲慚忿掀火器不中程劾公落職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分守皇城時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撫方以內監杜勳監視公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復

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公倉皇黥禁兵歸哭告母章夫人曰
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
嗟乎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趣之出又
命僕追以朝衣隨之賊入京城帝后殉社稷內監王承恩
從死公歎曰若輩中尙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
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呂胖者亦內監也儼然而
至兩手反接睨視公屍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
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
投河抱公屍而死僕奔告章夫人夫人曰孝哉鉉也急正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七

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與俱死弟鏞收葬母畢焚其
書哀號數日亦死賊遁後幼弟鏡求公屍得頭上網環猶
可識認而骨與呂監雜可不分殮皇城又不得入柩竟合
兩骸藁葬御河堤贈太僕少卿諡忠節定諡忠潔

外史氏曰予旣次公傳友人王夢鯨書片紙寓予見別本
云公以驗火器落職遂與諸弟講古文辭尤精研易理壬
午七月晦讀邵氏書題其後云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
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
優哉游哉庶畢吾世又語其弟曰吾平生寡所好視棄官

如揮淚唾今以巡城每過御河輒留連不能去何也卒沉
於是彭咸之所居公志蓋已先定矣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八



兩魏者皆嘉善魏忠節公大中子也伯子曰學泐字子敬仲子曰學濂字子一忠節嬰璫禍被逮伯子徒跣攀號侍檻車以北忠節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徒俱碎無益也伯子乃微服緹騎後探起居至京變姓名匿都市營救不可得公既斃獄扶櫬歸朝夕躡躑未嘗入寢室每至丙夜淚盡血枯家人間以水漿進卻之曰吾父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病且革進以藥則又卻之曰吾父詔獄中孰診視而進之藥者卒哭泣至於死未死時將繫獄追賊與友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九

人訴父寃書曰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評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肯俛屍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已死猶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核盡斬而後已泐嘗終夜環走慟極成顛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貸

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賊猶得出
詔獄入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斃不致割絕傷慘遂至此也
豈意徧告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
者高倡贖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
鬻物以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蚨而已
伯夷有難豈顏淵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
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賄
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
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茫茫天道尙可問耶今追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十

比伊始泐將就浙獄矣先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旣歿
猶有出而援泐者哉卽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
活泐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爲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
賤輕仁義泐頗怪其謬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
俠諸篇烏得不傳千橫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泐若死
須葬要離塚傍天地鄙陋莫可告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
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僉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
及扶欄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技血布
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愚父

子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哽咽不能更言當甲子秋忠節公
掌吏垣以激濁揚清爲己任天下仰望太平伯子獨私憂
之歎曰無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通天殆蘊隆正
人之毒而速之威也未幾而禍作人服其識八歲墮橋折
足頓死不作呻吟惟臥讀陶詩以爲樂常言天下多故死
忠死孝便是了性死其天性如此贈太常卿鄉人私諡孝
烈先生忠節旣罹璫禍死伯子學泚以身殉明年熹宗崩
烈帝卽位誅璫仲子時爲諸生伏闕訟寃又疏劾阮大鍼
傳檄交通逆閩狀帝抵大鍼檄罪而於忠節卹贈有加恩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十一

馮
仲子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詔獄之
慘終身布素母病幾殆爲割臂肉和藥以進乃瘳壬午癸
未聯捷授庶吉士是時盜賊縱橫中原烽火迫於畿輔仲
子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鎮南服號召天下義旅勤王而朝
議齟齬事不果行未幾賊勢益逼遣間使走容城與舉人
孫奇逢等約聯絡忠勇赴難計已定未赴而賊薄城下三
日城陷帝殉社稷仲子偵知太子二王故在期奉之以圖
賊而容城議旅旦暮且至遂忍死以待已而太子二王爲

賊所得挾之出或傳遇害於永平同事者拉之南還仲子
乃仰天泣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濂不憚一
死以報命九原夫濂甯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
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
以身從在天之靈甯爾遣也卽不然先父兒有知方談笑
俟於地下濂所不能以素棺白旒附厠先塋之側者又安
能汗顏覲息重執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旣肆焉而謀
篡則必將勒薦紳爲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愛爲謝
故人考叔有母彥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爲絕命詩曰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七

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
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
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
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所慟母垂白七十仍
尸饗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歿死所同
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儂辭母
却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旣瘞此詩筒墓木有拱
時清韻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口放還鄉
旣望義旗走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惶幾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

附申湛然等

新樂侯劉文炳者字洪筠順天宛平人烈皇帝中表兄弟也祖應元娶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耀文炤文二長嫁武清侯子李國瑞次嫁恭順侯子吳希彬崇正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恩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皆封贈進爵有差七年效祖卒侯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耀並加官侯母杜賢每謂侯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則對曰敬諾帝遣侯視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十四

鳳陽祖陵密諭有大事上聞侯歸奏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略宜久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侯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鬢及駙馬都尉鞏永固爲刎頸交皇太后永固字鴻圖京師人尙光宗皇八女安樂公主善騎射好詩工書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與侯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將犯京師侯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都尉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甲申正月帝召侯與

都尉問以國事兩人對曰宜蚤建藩封速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爲後圖上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勲戚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城外永定門都尉守內城崇文門侯以繼祖文燿皆城守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黃尼麗踉蹌至謂侯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杜夫人聞之卽命婢簡筍絳於樓上作數十纓命家僮積薪樓下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也都尉著白戎服束弓矢匹馬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五

馳見侯哭拜於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旦夕破矣吾輩惟一死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卽馳去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薪所居樓下念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匿之申湛然家而以文燿付蒼頭文燿不肯去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侯與都尉侯歸白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拊侯背曰太夫人旣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侯乃牽文燿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侯入見時外城已陷上曰二卿能料家丁巷戰否二人以衆寡

不敵對上愕然良久泣下曰朕志決矣都尉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命二人且歸十九日文炤方侍母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炤飯盃脫地直視母夫人母夫人遽起登樓文炤從之侯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侯妻及次女首已入纒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炤入纒氣急不能死掙纒而下杜夫人纒絕墮血涔涔伏板上長女挾纒瞪目視母文炤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畱侍太夫人遂逃去長女九緝不死杜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六

夫入六緝絕長女見母死乃自開樓窗躡身倒撞下樓高齒落死而復蘇見蒼頭傍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付平曰掖吾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女屍今死豈可違其言平掖之以登遂入纒平以纒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侯同都尉坐崇文門見賊輒射殺之俄而賊大至侯顧都尉曰吾與君畢命此黃尼釐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也遂各馳去侯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太夫人於申湛然家黃

尼麓亦至曰鞏都尉焚府自刎矣侯頓足曰鴻圖先我耶
將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己幘與之
幘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幘裂冠之乃投井死繼祖
亦投井死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
火自焚二妾投庭井文耀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間內城
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耀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爲
遂尋侯死所大書板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
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都尉之馳歸也
時公至已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置主冠裳法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書名畫於薪下及歸繫所乘馬曰馬吾不忍殺寶鞍吾所
愛不可以遺賊因解鞍置棺下見蒼頭在側曰汝畱此何
爲對曰侍主人死都督手摘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
至以一杯北向酌地拜皇帝一杯酌公主自飲一杯曰此
永固報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舉火焚府第白戎服上豫
書駙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
國楨子其亂後歸李南下襲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
安置旗下李死某將悅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永基往
說女女詈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卽殺女伯父旣

不能今乃以禽獸行汚我永基慚而退將以勢劫女女大罵曰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姑在爾却我惟有一死遂斃面斷髮終不能犯後歸得事姑終其身是時惠安伯張慶臻與妻子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焚死新城侯王國典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門赴井死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尊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甯伯王長錫彰武侯楊某皆死之與都尉同射賊楊光陞者駙馬都尉子也被甲馳究左右射與都尉相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四

六

言體糜爛以死而太夫人卒得全福王時謚侯忠壯文耀忠果都尉貞愍文炤不屈其志流落以死

外史氏曰嗚呼勲貴之家同國休戚豈必刑白馬而誓河山哉無所於解天之性也感恩圖報市利之私君子以爲己後矣然猶恃此以爲防也此侯與都尉之所爲可貴也周奎爲烈皇后父太子至其家執以獻賊湛然於國家無尺寸恩危難之際獨全瀛國至死不變豈曰徒以吾友之母也乎

前明忠義別傳卷十五

張副總傳

附秦良玉

公諱令永甯宣撫司人故蘭酋奢崇明將也天啓壬戌奢
崇明反遣公說游擊龔萬祿降公雅欲自拔對萬祿慷慨
陳志願合力圖賊會萬祿戰沒卽擒其僞丞相何若海率
衆來歸崇明怒殺公一家夷先墓詔授叅將累從大軍征
討頗有功公忠勇善戰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弓中必貫
革軍中號神弩將軍爲賊所憚崇正中累遷副總兵鎮川
北七年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公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聲華爲左右翼拒之員山公追至龍潭一龍等不至面中
三矢斬賊百餘人而還賊犯略陽又擊敗之扼保甯漢中
諸要害秦賊不犯十年賊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
總兵侯良柱陣亡公獲免楊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悉奔
興安爲公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左良玉
敗張獻忠於瑪瑙山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及之
於水石壩斬敵九百獻忠走益溪干江河公與蜀將方國
安追戰復破之獻忠乃由干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
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漫山谷依阻其中公分其

軍爲五路負勇爭利賊衆我寡國安支軍後距取僂道得
脫而公深入被圍居絕坂之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屢奔
賊營應弦以斃甚衆而水遠士渴圍終不解鄖襄道張克
儉犒軍入蜀謀於秦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
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嘈進公方
與賊鬪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是役也公以五
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戰得不沒雖救自諸將人皆
服其勇云獻忠竄遁與歸賀人龍等追及之連敗走白羊
而西與羅汝才合勢復振當是時也賊勢旣窮蹙文武將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二

吏成効命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並叅將劉責女將秦良
玉游擊楊茂選等旣屢挫賊而宋一鶴鎮當陽以滇兵劉
元斌控荆門以禁旅地勢相犄角督師標兵二萬餘人張
伯鯨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
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効又加以左良玉
銳氣方張此數人者一志專力賊旦夕可破而楊嗣昌虛
恢自用且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見賊之去而西也則以
楚地爲不足憂卽謀以蜀困賊凡蜀撫麾下之强者輒調
之以飭他備蜀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恃公與秦

良玉爲左右手遣公守黃泥窪而秦良玉守夔絲州陸遜
之罷官歸捷春使按行諸營秦良玉冠帶出見爲遜之置
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
死耳遜之間故秦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
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
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旆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破
尙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愚智皆知之邵
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覆
軍之道也已而公與秦良玉果敗公性輕敵有賊策一騎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公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
今用相報矢中項以殪秦良玉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
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餼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捷春
見嗣昌與己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
秦良玉計不用嗣昌卒以失事糾捷春論死秦良玉者石
砧宣撫使馬千乘妻兄邦屏邦翰皆以援遼力戰死千乘
爲郛民所訟瘐死獄中秦良玉代領其衆良玉爲人饒膽
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
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遜之按行其營與

論兵事誤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其貞操如是張獻忠僭號四川良玉號曉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鑄金印齋之易其官不爲屈賊黨無敢入其境者於是秦良玉亦死

外史氏曰嗚呼公故酋卒而自拔於逆亂之黨敵王所愾老不愛死觥觥乎廉頗馬援之風哉令推轂授鉞獎帥三軍耆定中原何難其必不養寇遺禍背叛君父無疑也秦良玉勤王烈帝旌之以詩謂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四

萬里行嗚呼國步艱難之際至無男子區區一婦人且出自外徼豈不勳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強寇死愧明溪聖七娘者乎

不爲風波驚無婦人其聲香氣最凌夏手衣玉
香而指陳曰許發地皆好無妹嫻忠繼金印齋之易其官
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
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鑄金印齋之易其官
不爲屈賊黨無敢入其境者於是秦良玉亦死
外史氏曰嗚呼公故酋卒而自拔於逆亂之黨敵王所愾
老不愛死觥觥乎廉頗馬援之風哉令推轂授鉞獎帥三
軍耆定中原何難其必不養寇遺禍背叛君父無疑也秦
良玉勤王烈帝旌之以詩謂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四

周忠武傳

公諱遇吉號奉菴遼東錦州衛人世襲指揮使精悍驍勇善騎射在邊每戰必先而撲質寡言笑同官多謔之獨以敬自持不與狎至言及寇禍則鬚髯奮張目皆盡裂雄風猛氣一座辟易以勦賊功歷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督鎮守甯武甯武與大同宣府居庸等關俱爲京師保障皆鎮以總兵而甯武則尤爲三關扼塞公愛養士卒同甘苦由是兵甲於諸鎮他號爲總兵者率玩賊苟全非所敢望也李自成陷關中長驅至太原叛將陳尙志迎賊令副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將熊通說公降公怒立斬之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先是山西巡撫蔡公懋德貽公書約公死守甯武以扼賊於北已死守太原以障賊於東牽制賊使不得逞以待援師公慨然許之列兵關城下氣吞賊已而太原陷公頓足歎曰今之北扼賊者獨有甯武選精兵數千激以忠義迎擊賊當是時賊至忻州官民俱先降遂攻代州公時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盈萬賊合諸路進攻公兵少食盡退守甯武賊逼甯武驅大隊轉戰公搗其中堅復殲賊精銳自成怒圍之數重當此之時賊

眾十萬公所將馬步卒僅三千餘殺賊無算流血成渠賊於是傳檄五日不下且屠城公復用大礮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而外援不至或言賊勢重可欵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數萬若曹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曹可無恙則益奮勇殺賊數千密令健兵伏於巷開門誘賊賊入城則下閘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賊大恨擁兵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拔刀徒步衝突賊中當其鋒者皆死因奪賊馬復據鞍大呼聲震屋瓦殺數十賊賊射馬蹶則又步戰矢攢甲如蝟毛賊衆刺之仆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六

大叫罵賊身中數十創噴血高丈餘死夫人劉氏蒙古人聞變當火焚居舍跨馬彎弓率家童百人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餘賊矢絕赴火死無一人降者自成檢被殺渠帥數十人他羣賊七萬有奇殭屍二十餘萬而城中兵民咸感公忠義無大小皆不爲賊屈賊恨甚遂屠之公旣沒賊憚公餘威集衆計曰甯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師尙有大同宣府居庸諸鎮各擁兵數萬盡如周將軍記有子遺哉吾其回陝少休也甫班師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通居庸總兵白邦正併昌平文武迎表颺至賊於是

無復顧忌直犯闕矣京城既陷之後賊多半面與失手足者皆甯武所斫傷也咸嚙指告人曰周將軍真好漢殺我等數十萬人使守將盡周將軍吾主安得到此

外史氏曰嗚呼公之死難也其說不一或曰賊薄關時公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爲賊策者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無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公兵大敗被執磔於市或曰公入關登陴堅守有某者知勢不可爲恐城陷遭戮又不敢言降給之曰甯武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七

爲京師後門一失則大事去矣彼衆我寡不能久持尙有家卒驍騎百人在外盍縋出城將之再背關一戰或賊畏其英猛退去固未可知公信之甫縋下卽大呼曰周將軍出降公急挽索上遽斷索賊爲果降也方行招撫公力戰死或曰賊縛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鬻其肉或曰自刎死而要之以一隅有限之兵殺賊數萬如林之衆而將軍死夫人死將士死士卒女騎死其爲殺身成仁一也公死賊猶憚其威至嚙指奪氣則公之效命疆場者至矣

邵郡丞傳

附何復

公諱宗元字景康號又芝碭山人崇正末由貢生官保定府同知署府事甲申春李自成圍保定新太守何公復始至以印讓公曰吾已誓死而入勿以臨敵易呈搖衆心也遂與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等糾鄉兵二千人登陴固守當是時督師李建泰抵保定與賊遇陰有異志矣而公等皆未之知賊陷京師遣僞將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建泰得之召衆傳觀其書曰國亡矣復爲誰守公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耶建泰趣何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八

公印迎降何公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卽有必不爲此用聞公公顧視其肘涕泣被面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刼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明日城陷公挈印投城下爲羣賊所執搜得其印

欲奪之公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
兩指取以去何公立礮前自轟死張光祿兄弟婦女數十
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賊矣

外史氏曰嗚呼明季仕宦獨尊進士禍亦莫烈於進士士
由鄉貢起家卽自樹立無有推轂至公卿無論公卿亦少
有至牧守二千石者進士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絀誤
易復失職敗節可餽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
是非而不以爲難以故進士之黨益固勢益橫稍不入其
黨則排斥禁錮誅殛流竄不遺餘力正人旣去益靡顧忌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九

易心蒙面宗社可覆君父可忘而進士之好官必不可失
人謂明祚亡於閹亡於賊而不知實數千百輩庸惡陋劣
之進士井心一方居奇貨而趣之也公之老貢生與李建
泰名甲科賢不肖相去何如一印尙惜肯以天下予賊乎
進士之偏重流極若此可勝歎哉然如何公卒亦何嘗非
進士也何公益以崇正甲戌及第山東萊州人字見元云

入衣署表而懸卷其意率其誠十割類矣

兩誰來思去而公立鄉節自尋我親我親良最文憑十

裕義忠公大羅因不與爲類也餘餘非性似不筆則

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正戊辰進士由行人
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晉光祿寺少卿罷歸甲申三月流賊
李自成破居庸將逼京師上憂之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
泰前曰諸臣不職以貽社稷憂臣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
西行拒賊衝濟則祖宗之靈也否則以死報陛下叩頭泣
數行下上壯之以特牲告廟授節鉞備法駕親御正陽門
宴餞之所以寵遇之者甚盛已而建泰聞賊陷宣雲惶怖
甫出國門卽以疾爲解不能軍陰遣左右通賊馬岱者保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十

定總兵也介而見公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
自河間閣臣督師遷延觀望我所統者僅一旅之眾賊圍
之無援則立敗城陷誰爲蔽神京者吾當出鎮蠡縣居衝
要以待敵請殺妻子決死戰城守之事惟公任之公曰諾
且日岱果焚其妻子十一人率師去公剛果負氣少從父
都督僉事純臣歷行間習兵事先是家居時城守事郡中
輒推公主之給事中時敏奉敕過城夜半呼門不納敏劾
公擅司城鑰上獨重公詔勿問聲名震天下以故岱推奉
公公則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諸生羅善羅

詰羅士詣都庭與攝府篆同知邵公宗元及後衛指揮劉
公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工科都
給事尹公洗故邠州知州韓公東明故平涼通判張公維
綱諸生韓公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誓不與賊戴天會總監
方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至是與新知府何公復先後至則
益相與協力城守李建泰自聞宣雲之陷旣已陰通賊而
所統軍復道潰僅親軍五百人率之抵保定保定人聞建
泰之過東光而殺掠其民人也拒不納建泰因監軍御史
金公毓峒求入金公固不知建泰與賊通則率之入公廡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七

明日賊將劉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公顧
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公撫劍曰有不從張
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
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
師已陷公與邵公等哭曰曩止城守今日則復君父仇矣
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
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
詬守者尤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
泰得其書欲開城降眾嚼齒大罵數建泰罪哭聲震天地

益傳令擊賊當此之時賊見城守嚴大呼張光祿攻益力
舉大礮擊城鉛子如飛蝗蔽天穿屋破壁着人卽糜爛而
士卒饋食傳令者皆偃僕循牆行無懈心芳亮怒自殺其
僞將數人期必拔而建泰與賊約項上插白旗爲號舉火
西南隅令親于馳殺城守人城上亂城遂陷公闔門死之
而保定一城人盡殉焉先是公大書聽事壁曰光祿寺少
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趙氏妾宋氏
錢氏及子晉婦師氏入井畢取鏡照面寫一忠字乃自縊
賊至亭見公戎服斑斕怒目按劍爲錯愕狀不敢仰視有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三

犬守公屍不去一賊蹀足過犬嚙之絕其拇指賊愈駭乃
藉藁埋之先是公夫人趙當城破時語公曰予忝受朝廷
誥封願與君同死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
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
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
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倒投於井旋浮水上又不死越
兩日夜隣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
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
潛出城以免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

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賊刺殺之子
諸生投井死羅善於城危時訣伯仲兩兄曰吾家有忠臣
豈可無義士城破尾公後趨井知有婦女在急向公下拜
歸投其室前井死妻高氏攜三女亦下羅輔初欲保伯兄
潰圍圖後舉羅俊不從賊至羅輔引弓射賊賊應弦而倒
矢盡躍馬揮刀從城上馳下砍賊賊圍之裂屍死妻白氏
攜幼女二子一投井死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羅士
妻高氏羅喆妻王氏縊死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并死
羅喆無子恐無嗣出亡郡人義之賊購之甚急卒無有應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十三

者蓋張氏闔門死者二十有三人云劉忠嗣先城未破一
日召妹楊千戶妻歸家同妻毛婦王暨女授以弓絃令自
盡身仍登陣城破被執猶奪賊刀殺兩人剜目劓鼻以死
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韓楓
同妻王氏死尹洗何復金毓峒邵宗元方正化等皆死之
馬岱之守蠡縣也勢不支聞城陷士卒皆欲散泣曰國破
君亡無所歸所佩印吾不忍委溝渠中付汝等任所置自
刎弗殊賊將張洪傳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死也釋之
尋爲僧不知所終毓峒宗元自有傳其餘殉城可指數者

則有左衛巡捕指揮文運昌同妻宋投井死舉人高湮死
水孫從範張爾翬死刃貢生郭鳴世聞城陷衣巾端坐賊
人持棒擊賊死刃諸生賀誠家人勸更衣誠曰吾乃忠臣
之子今更衣逃何以對先將軍於地下衣巾同妻女死井
何一中盡焚所讀書同妻趙暨子死井王之珽於二十三
夜置酒飲妻子曰士不可辱婦女尤甚再圖家庭之樂則
在泉下矣痛飲歛歔戒骨肉勿舍待旦城破同妻齊暨三
子二女俱井死其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
呂九章李炤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尙忠紀動趙世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古

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
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
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
營中軍梁儒秀把總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
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瑄殺死文學
則有杜日芳王絃馮澤王胤嘉吳棫韓廷珍楊善譽何光
岳韓紹淹頡學會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
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義民
則有劉宋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劉自重俱互殺其妻

羅氏曹氏乃同縊死楊強子刃賊勢屈列死張加善不屈
縊死鄭國甯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
永甯胡來獻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
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其縊死者則有諸生高植妻
王舉人高桂妻劉錦衣衛千戶賀喆妻霍監生賈鴻妻高
王允慶妻徐陳善女陳諸生賈爾梅妻孫王爾爵妻劉張
弘業妻王賀良材妻曹劉兆貞妻吳吳守默妻潘張映星
妻李井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綢妻張舉人張爾輦妻唐諸
生陳禧王母張母楊妻常妹諸生金纓妻陳王傳芳妻閻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王延初妻賈劉弘妻王王耀妻劉阮積學妻何王繼柱妻
張宋時中妻李抱女何有本妻唐王德元妻何何光岳妻
師文斗光妻李高陽諸生馮某妻陳陳國政妻張王溶妻
王楊毓奇妻賀張璞妻陳樊崇位妻梁賀謙妻張賀諤妻
劉張玉妻李阮銘妻劉黨鴻義妻劉張玟妻裴孫誠妻許
劉文耀妻劉抱孫女存姐李奇芳妻王劉鳳柱妻張抱姪
治道曹儒俊妻李張爾遜妻頓郭奇謨妻彭石文光母施
妻任石武光妻任張文燦母湯張邦政妻某張濬愚妻王
李逢陽女李王鎮邦妻楊齊弘謨妻喬齊弘勳妻王安邦

母張申錫妻王王惟一母倪韓有金妻王王朝卿妻朱黃
口妻齊張宗智妻張何光增二妹連茹二女劉世安母王
卞文明妻李梁蒞芳妻王董秀妻燕死水者王傑妻董元
箭者王崇化妻趙同二子罵賊死者師璋妻劉以身衛夫
常悅母李湯燮元妹賊擄不從師恕妻劉阮銘王母楊是
爲甲申三月二十四日也是日婦女殉城者最多死水有
一井十餘人一濠數十人者凡城內有水處婦女尸皆填
滿姓氏皆不可問矣

小史氏曰嗚呼明之亡也殉節者眾矣而保定爲烈如公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去

之一門同盡尤凜凜也公兄弟六人居不析產羅俊少娶
雙替女旣貴顯終身不置媵妾蓋砥礪名節如此致命遂
志不虛耳保定後京師五日而亡同時死難者數十萬萬
人賊三日舉之不能盡忠魂義魄不可得而詳書矣嗚呼
豈不盛哉

晉書王崇山妻董同二等顯顯表香浦蘇妻儒以良婦大
才女節妻李榮鄭長妻王董秀妻燕死水者王傑妻董元
口妻齊張宗智妻張何光增二妹連茹二女劉世安母王
卞文明妻李梁蒞芳妻王董秀妻燕死水者王傑妻董元
箭者王崇化妻趙同二子罵賊死者師璋妻劉以身衛夫
常悅母李湯燮元妹賊擄不從師恕妻劉阮銘王母楊是
爲甲申三月二十四日也是日婦女殉城者最多死水有
一井十餘人一濠數十人者凡城內有水處婦女尸皆填
滿姓氏皆不可問矣

公諱毓峒字鶴冲完縣人萬歷乙卯舉於鄉蓋二十年不第而志愈堅從子振孫豪邁負氣多才能文章精騎射與公深相得是時國家多故東林復社諸賢既廢斥不用而軍興繁費所在騷然諸將玩愒縱賊中原挺解兩人者論次當世事輒扼腕拊髀流涕嗚咽恨不得一當也崇正七年公始成進士官中書舍人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則於是上疏請寬征徭誅貳將伸士氣清銜旬日間凡四上而四報可出按秦川賊望風遠遁留三年以代去當是時賊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將牛金星顧君思等方議欲定關中窺京師而秦督孫公傅庭遭柿園挫劔之餘屯田鍊兵軍粗集期遲久習熟乘敵而後圖賊而廷議催戰之檄屢下公急爭之曰秦兵驕悍將跋扈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初賊之起也剽掠無大志自汴梁旣陷始欲鯨吞天下然猶重視關中不敢北也未幾秦督之兵潰而關中不守賊遂長驅西指據長安破居庸浸尋犯闕矣上念賊勢迫近而朝臣急門戶爭虛名建牙之吏不足任討賊臨朝而歎閣臣李建泰願輸家財佐軍而自以身當

賊上則以建泰爲督師詔公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往扼畿南要害公冒矢石馳守保定保定距京三百里而近亦畿輔重郡也先是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建泰怒畱攻三日克之剽掠劇於賊至是抵保定保定人不納建泰仰而大詬曰我閣部重臣奉命征勦不幸譁其伍今賊東西來我孤軍重餉難與迎敵且朝廷命我便宜行事我守保定再議徵勤王師天下事猶可爲也當是時建泰已陰通賊而公固不知則因其求入且有賜劍也乃謂張光祿羅彥曰我等不可使閣部陷賊開城納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之明日賊大至公馳見張光祿曰此與公廟食之地也遂相與搗血定盟而撫守者背曰勉之戮力固守爲京師捍衛睢陽之烈在此時矣卽日散家貲犒士分守城之西門是時振孫亦以騎射舉於鄉矣相見泣下士卒見者亦泣有以飯羹餉者振孫厲聲曰滅此朝食卽挾矢登陣連射殺賊將數十人賊恚而圍益急於是公夫人王攜二子屬振孫之弟肖孫曰夫子一旦有變我不肯爲未亡人爾惟善護兩孤毋絕夫子祀又檢冠帔金飾曰此天子家物當爲天子家用之傾篋送公犒士卒士卒聞者益泣下賊圍

城百計誘降不得偵知公與城守相顧失色曰此固曩年
按秦金御史也從天來耶欲引去初公之按秦也駐洮河
西甯間時賊兵方窺臨洮畏公不敢進恚曰金毓嗣不死
則陞耳何爲久居此耶至公去後而眾兵始入境上嗟嘆
悔不久任公於秦賊旣畏公欲引去會聞京師陷遂潛攻
益力公於是集城上語眾曰京師陷正臣子盡忠報至時
待四方勤王兵報君父仇在此上谷一片土矣公哭眾亦
哭聲震原野懸大銀牌數十於高臺令擊者自取於是士
卒奮勇砲矢擊傷賊無算爭取所懸牌殆盡又出其爵卮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七

聲帶以勞師建泰仰天歎曰此一舉無噍類矣夜三鼓令
中軍郭中杰李勇縋城至賊營獻城分兵開西北諸門并
各寨柵縱黑纓白甲軍盡殺城守人方正化者固奄也總
監保定當此之時拔刀上馬顧謂左右曰朝廷謂我忠勇
命視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勇矣且朝廷三百
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以一死稍稍爲奴儕
生色耳躍馬上城黑纓白甲軍從後斷其頭擲城外招賊
建泰復遣使持一矢招公公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呵責
使者有綠衣賊尾公入三皇廟公奮拳毆綠衣賊仆之遂

北望叩首曰臣不忠今待罪泉下矣抱監軍印趨廟前古
井死夫人蕭孫婦陳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盡投於井張
抱孫於懷伺不侍婢桂春四人亦從下振孫銀鎧金鏊仗
劍立城西樓大呼曰我金御史姪振孫也城頭殺賊將者
我也揮劍殺賊數十人力竭不屈支解之肖孫匿公兒慰
孫憲孫曰我勿負王夫人言旋亦被執極刑拷掠問公後
抵死不承故二子得免城旣陷建泰緋衣入座白棂前導
呵殿辟人出敕印賜劍并帑銀數冊詣芳亮納降而故御
史君公洗分守北門芳亮執至將屈之且索金尹公植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大罵因目建泰數之建泰笑曰汝等不信本部院言而妄
聽金御史致有今日猶不悔耶會有僧善芳亮者爲尹公
求免尹公厲聲曰我大明都給事也吾城人人皆樂死彼
刑餘之夫武弁巾幗輩且義不苟活而我獨生乎正悔多
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殺之全家自焚死
外史氏曰嗚呼明之亡內外臣之力而保定則建泰實尸
之卽靡建泰保定亦亡其速也則建泰實趣之建泰爲祭
酒時談說忠孝聲動六館請命督師意氣激昂豈不居然
大丈夫哉顧卒與公異趣何耶君子是以痛惡夫聞人也

公諱昌齡字玉川鎮番衛人起家勲胄崇正十二年為延綏總兵數有功以剛直罷徙居榆林十六年李自成陷西安傳檄榆林招降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懼棄城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公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公家祿副將惠公顯潘公立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禦賊叅將劉公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尚為國守吾榆林為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甯夏固原為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秦以延綏甯夏甘肅為三邊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甯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墻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德苦遙制非便乃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榆林遂為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尚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為最方諸人之議禦賊也府谷尤公世祿世威兄弟皆故總兵亦家榆林攘臂前曰受國厚恩敢不執囊鞬援桴鼓以效死王公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曰

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眾皆憤激瞋目擐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膺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賚五萬金犒師眾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耶賊稍稍退當是時眾涵涵莫適爲主事無統紀咸推公署總兵事公於是舉手揖眾曰事急矣諸公見推昌齡何敢讓遂瀝血誓師令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而與諸人定分地以守曰南城樓兵備副使都任戶部郎中王家祿副將惠顯叅將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劉廷傑故總兵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遊擊李英設守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曰東南城隅右營遊擊劉芳馨姬維新設守而安邊叅將馬鳴廉佐之曰城之東南觀遠樓副將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設守而某官某佐之曰東城信地樓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鶚設守而故西安叅將李應孝佐之曰前東門空心樓故山海關總兵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設守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鞞佐之曰後東門樓昌齡設守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

永祚佐之曰北城敵樓故真安州知州彭卿設守而某官某佐之曰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叅將尤岱設守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曰新添門樓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設守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曰街巷定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等各督巡毋怠當是時簡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人人奮勇氣吞賊先是賊將至或告公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蓋去諸公曰賊至而遁非勇也見難而避非義也果此城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七

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以故公既總兵事諸將咸用命無不一當百時時出兵大戰斬獲無算賊憚而辟易然恨益次骨賊之起也多西人自謂榆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已而見城守堅殺傷者衆則悉諸營兵薄城城三面倚山二面臨河城北有護城墩五相爲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禔與其子侯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其從子尤翟文自南北出戰

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
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
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
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正十六年冬
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
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圍急
時令婦人運水灌城水厚數寸賊不能攻及城陷自刎死
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
賊怒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旣死艾副使彝鼎聞之不哭曰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吾有子矣其從弟廷夔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
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
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
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死惠顯清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
揚宦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
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匍匐受僞官顯少爲諸
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
破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爲世揚弟能
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

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公與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視宗也旣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公等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其縛世威叱曰勿前汚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公等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真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賁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套人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當是時同死者里居則指揮崔重觀散家財聚衆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敘指其困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樹李耀宇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宇抽矢數十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中軍劉光裕罵賊死

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用百戶廷弼奮力殺賊同死十
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
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妻柳氏從容自縊指揮傅
佑與妻杜氏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皆自縊里居戰死
則故西安叅將李淮使其妻女自縊率子挾弓刀搏戰殺
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
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綏德衛管屯
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
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揮匕首刺賊賊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五

負傷走茂先遂殺其妻子而自刎其他里居戰死與在官
死事并廢將守城死名已見前或不及備書者文武將吏
皆致命遂志無一人降者而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
拱極白含章罵賊死張連元張連捷李可柱胡一魁李胤
祥皆自縊死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台元者當
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隣人恐禍及縛之回至
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則
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教授徐可徹妻潘氏
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趙之珍妻馬氏吳伯裕

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
二女投井死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中軍劉永昌
妻高氏先永昌死崔國安妻米氏王世欽妻高氏榆林衛
百戶王伸妻高氏高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
子者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婦投井死賊退殯之閱
三月合葬於夫之壙啓棺視之香聞數里吳守中妻楊氏
楊家饒於貲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
陣躬著布韞日夜備糧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
餘矣凡一城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賊屠其城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五

遂攻陷甯夏慶陽甘肅三邊皆入於賊榆林爲天下雄鎮
兵最精將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
慕義殉忠志不少挫其忠烈又爲天下最盛事聞天子嗟
悼將大行褒恤國亡不果

外史氏曰嗚呼賊禍始於秦而釀於延撫朱童蒙之股削
軍廩秦撫喬應甲之裁減驛遞馴致勦撫乖方將相舛迕
雖以榆林雄鎮文武將吏一力一心終陷於烏合之衆豈
天特生若輩爲之驅除而慕義殉忠者徒自捐其軀命已
乎然視惠世揚之流晚節敗露百世萬年芳臭不侔矣



